

寇
系列

不爱我

情况好像有点失控了，

没关系

他居然……耍赖！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锦囊佳制

陈明娣

不爱我，没关系

陈明娣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0 号

责任编辑:金 燕

责任印制:戴 霞

不爱我,没关系

豆蔻系列(第三辑)

作 者:[台湾]陈明娣

出 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社 址:北京前海西街17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

辽宁·开原制浆造纸厂专供纸

发 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电话:66187543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5 字数:133 千字

版 次:1996年2月第一版 1996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0 册

统一书号:ISBN 7-5039-1444-0/I·617

定 价:9.80 元

不♡爱♡我♡没♡关♡系

漫卷珠帘说豆蔻

自开始向读者介绍万盛出版公司推出的台湾新生代纯情女作家豆蔻书系以来，阡陌收到了数以万计溢满热情的读者来信。阡陌深深地感谢读者朋友的支持，同时也要向读者朋友说声抱歉，因为阡陌无法为其中大多数朋友回信，在这里，只能请大家原谅。

今天，阡陌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万盛新近推出的新作，按照惯例，阡陌在这里只能介绍作品，而无法介绍作者的个人情况。对读者而言，保存一份神秘感，通过作品去揣测作者，也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据说文坛奇才钱钟书先生身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一位外国女读者拜读了钱先生的《围城》后，对钱先生仰慕不已，定要一睹钱先生风采。而钱先生则风趣地婉拒，他转告那位读者说，如果你吃了一个味道很好的鸡蛋，又何必一定要见那只生蛋的母鸡呢。所以阡陌在此只好拜托读者细细品尝鸡蛋的滋味了。

读过文化艺术版《豆蔻系列》第二辑的读者，一定对连清这位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水蓝色的吸引》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本辑的《寻爱，穿梭一千年》，

是连清的新作。人们常常歌颂爱情的永恒，恋人之间山盟海誓时，也常说海枯石烂情不变。连清在这本新作中，正是描绘了一段千年不朽的爱情。唐朝威远大将军沐南扉钟爱的未婚妻孟关玉为人所害。沐南扉服食不死奇药，与孟关玉相约，来生再相会。凭着对爱情的执着，沐南扉终于在千年后的现代社会，找到了孟关玉的今生——唐水静。但唐水静已不记得前事，并将嫁李丹青为妻，而沐南扉则被痴情女季慕蓉苦恋，他本人也成为梦想研制长生不老药的康文勋的猎取对象。上天终于没有辜负沐南扉千年的痴心寻觅，在经历一番磨难后，沐南扉终于如愿以偿地与爱人长相厮守。这一新奇的构想，相信会再次吸引住读者的眼光。

黎夜的《不爱我，没关系》，讲述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但又确实确实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公司女职员陈玉欣因偶尔见到杂志封面人物齐铭而深种情根。齐氏集团某项开发计划中所必须购买的一块地，恰好属陈家所有。绝症缠身的陈母打算将此地留给女儿作嫁妆，坚拒出售。陈玉欣为安慰母亲，以此地为条件，要求齐铭与她假结婚，直至母亲逝世。齐铭为了拒绝爷爷安排的婚事，同意这桩没有实质的婚姻。但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善良、勤劳的陈玉欣渐渐吸引了齐铭的心，齐铭对陈玉欣由憎厌转为爱恋。而默默爱着齐铭的陈玉欣虽不清楚齐铭的爱意，还是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身心。就在暗恋的双方即将表白心意时，一场意外的误会使他们劳燕分飞。但爱情的魅力是无穷

的，它能冲破一切阻碍，最终，齐铭和陈玉欣还是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这部小说的感情描写尤为细腻，特别是陈玉欣对齐铭既深深爱慕又误认为他不会接纳自己，在这种感情支配之下，她既没有怨天尤人，也不是放手狂追，而是将这份爱埋在心底，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善良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作者通过陈玉欣的形象，表明了自己对爱的认识：爱，就是无私的奉献，它不是给予，也不是求索。

杜桦的《开麦拉，俏冤家》，则别有一番意趣，也许是不忍去描写生生死死、哭哭啼啼、悲痛欲绝的苦恋，杜桦的笔下，洋溢出的是充满喜剧意味的爱，人物的命名和外号、情节的发展、恋爱的甘苦，在在都是令人发笑的噱头。才华横溢的导演赖安伦受财力所限，事业发展不顺。爱慕赖安伦才华的齐琦琪不计报酬、含辛茹苦地全力协助赖安伦，但她的吃醋本领却屡屡对赖安伦的事业造成破坏性的灾难。琦琪的好友外号“男人婆”的吴家倩则暗恋赖安伦的搭档有“花心大少”之称的摄影师关德助。虽然情海风波不断，但赖安伦的事业终于如日终天的发展了起来，与之相伴随的当然是爱情的伟大胜利。

黎夜的《井水爱犯河水》的构思简直有些异想天开。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大老板单身贵族罗斯·爵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好友兼助手将他的一夜出售——中标的女士可与之相处一个晚上，而这笔钱则捐给慈善机构。至洛杉矶寻父遭拒的台湾女子孀旃同样地在不知情

的情况下，由她的同父异母妹妹璃晨以十万美金购得与爵顿共度良宵的一夜。无可奈何的二人走到一起，却迸发出爱的火花。在爱情力量的支持下，他们消除了对婚姻的排斥，战胜了敌人的攻击，并化解了彼此间的误解与敌意，结成了美满的姻缘。

云枫的《跳跳心，约会情》乍读之时，不禁令人有宣扬宿命论之感，但细读下去，就会发现，爱情仍然是男女双方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算命为生的官天麒爱恋义妹何雪翎，却得不到回报。与何雪翎八字相合者，除了官天麒外，还有他的朋友汤奕龙。汤奕龙原为赌场保镖，为主报仇犯下命案，被官天麒举报入狱。汤奕龙出狱后，妻子已另嫁，他在忘情酒吧遇见女老板何雪翎，暗生爱意，男扮女装入酒吧做佣工，同时又以真面目与何雪翎约会。官天麒醋意大发，多次陷害奕龙未成。何雪翎终为汤奕龙真情所感动，喜结良缘。

以上是阡陌所作的一点粗略介绍，爱情小说以情感人，但在这粗略的介绍中却难以体现，只能对作品大概情节作简单的概括，而其中细腻的感情、曲折的人生，都只能让读友自己去感悟、领会了，希望读友们能喜欢阡陌推荐的《豆蔻系列》。最后，阡陌还要如上次一样，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文化艺术版《豆蔻系列》第四、五辑亦已在制作中，不久将与大家见面。

阡 陌

1996年2月于金陵

楔子

“陈玉欣小姐，谢医师请你进来。”第三诊疗室的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名年轻护士冷漠的脸孔，配合着公式化的语气。

陈玉欣焦急地看了墙上的钟一眼，不放弃地又望了一次走道的入口，“为什么还没来？”

“陈玉欣小姐？”门又开了，适才公式化的语气转为不耐烦。

“对不起，我马上来。”她歉然地说，拎起皮包神情紧张地站了起来。临进去前又望了走道那端一眼，为什么让她一个人来面对检查的结果？她在心里低声自问。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现在做什么治疗都是多余的，只会增加患者无谓的痛苦，因此我建议你最好……”医生以平板的语气对她宣告残酷的事实。

“谢医生，怎么会这样？半年前我妈妈才检查过的，你还告诉我一切正常，会不会你们弄错了？”她难以置信地说。

“陈小姐，请你冷静。半年前的检查确实一切正常，我们也不了解为何会在这短短的半年内变得如此严重。”医生

继续说：“根据这份检验报告来看，癌细胞已经蔓延至全身，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切除感染的部位。我很遗憾必须告诉你，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谢医生，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求求你！救救我母亲！”她倾身向前，双手紧按桌沿，双眼满溢痛苦的泪水，苦苦地哀求着。

“陈小姐，你应该面对现实。你母亲的生命只剩不到一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快乐地度过这最后的一段时间，多余的治疗只会让你母亲多受苦。你母亲可以办出院了，我会给她开一些止痛剂，如果有什么剧烈的变化，你再送她过来。”说完，医生合上手里的检查报告，抬头吩咐护士：“Miss 王，叫下一位进来。”

陈玉欣精神恍惚地站在诊疗室门口，她实在不能接受眼前这残酷的事实。

自从三年前她母亲突然身体不适，住院检查发现患有子宫癌以来，陈玉欣一直以她素有的乐观态度来支持、鼓励她的母亲度过第一阶段的手术跟放射线治疗。当时医生也乐观地告诉她，治疗结果非常理想，复发的机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只要每半年到医院定期检查就行了。

这三年来她都谨记着医师的交代，按时带她母亲回医院检查。谁知道这次例行检查的两个礼拜前，她母亲忽然觉得不舒服，当时她没有多想，只是单纯地以为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疲劳，再加上那阵子公司比较忙，拖了两三天才带她母亲到医院来看病。医生凝重的表情让她感觉到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连续做了几次检查，医生一直回避她的问题，昨天护士忽然通知她今天谢医生要跟她谈谈，她曾想过或许是……但没料到是这么严重。

“玉欣，玉欣，你怎么了？”陈兴朋推推呆立在走道上的妹妹，她脸色苍白得像受了什么刺激似的。

“啊！大哥。”她回过神来，无神地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你大嫂她……”

“陈兴朋！你走那么快要死啊，也不会等等我！”伴随着高跟鞋声而来的是刺耳骄纵的声音。陈玉欣的大嫂——金佩萱，她穿着一身墨绿色的套装，踩着三寸高跟鞋，脸色不悦地走过来。

“佩萱，这里是医院，你小声点儿。”陈兴朋尴尬地看了下四周投来的眼光。

“医院？医院又怎样？是你自己要来医院丢人现眼的，可不是我叫你来的！”说着，她把目光移向站在旁边默默无语的陈玉欣说：“你偷偷地叫你大哥来医院干嘛？要不是我刚巧打电话到公司去找他，就被你们两个给瞒天过海了。”

“大嫂，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只是昨天晚上我回去时你已经睡了，所以我只告诉了大哥。”

金佩萱轻哼一声，表明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玉欣，到底是什么事？”陈兴朋转移话题问。

“医生说妈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了，他要我们帮她办出院，让她……”陈玉欣难过得说不出话来，眼眶都红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陈兴朋吓了一跳，平时都是陈玉欣在照顾母亲，他没想到病情已是这么严重了。

“医生也觉得突然，他说我们应该带妈回家，让她快乐地过完最后的一段日子。”她叙述着医生的话，心中渐渐地接受了事实，她母亲真的没多少时间了！突然不争气的眼泪滚了下来。

陈兴朋顿时失措，在他的记忆中从没看过他妹妹在人前掉泪。

“玉欣，你别哭……”他不知该说什么。

“哭有什么用？”金佩萱讽刺说，“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医生说办出院就去办呀，反正也医不好了，留在这里只会多浪费钱，倒不如回家去，叫家里的佣人照顾妈就行了。”金佩萱扯着陈兴朋的袖子又说：“你还不快去？”

“玉欣。”陈兴朋犹豫地想安慰陈玉欣。

“大嫂，请你不要告诉妈她的病情，我怕她知道以后会很难过。”陈玉欣先拜托金佩萱，然后才对她大哥说：“哥，麻烦你帮妈办出院手续，我现在没办法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看她。”

陈兴朋从没看过自己的妹妹如此沮丧，她向来总是笑脸迎人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最乐观的总是她。陈兴朋冲动地不顾在旁催促的老婆，轻搂住陈玉欣说：“你别太难过了，我们要坚强一点，医生不是说要让妈愉快地度过最后的这段日子吗？你这样妈看了也会伤心的。”

“嗯，我不能让妈伤心，我一定会尽力让妈过得快快乐乐的。”陈玉欣抹去脸上的泪水，坚定地说。

“要让妈高兴还不简单，只要你早点嫁出去不就得了！”金佩萱不甘心被老公冷落在一旁，她故意说着风凉话，“不是我爱管闲事，要不是妈拜托我给你介绍对象，我才懒得管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可是费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个王大富，不计较你的容貌、家世，人家肯娶你，你还挑三拣四的，真是不知好歹！也不想看，自己……”

“佩萱，你不要再说了。”陈兴朋看不过去地插了嘴。他虽然一向以老婆金佩萱的意见为意见，但王大富跟玉欣实在

不配。

王大富是个靠土地发财的暴发户，都已经四十好几了，长得尖头阔嘴的，硬要玉欣答应嫁给他，那样的话实在是太委屈玉欣了！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妈一天到晚都在念着玉欣的婚姻大事，她都已经二十六岁了，条件也不是很好，竟然还拒绝王大富。像她这样眼高于顶，如果我是妈的话，我也会担心她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话锋一转，她又说：“你不要净护着你妹妹，亏你们兄妹感情这么好，也不替她想想，难道你要照顾她一辈子？我可是不答……”

“你不是说要快点去办出院手续吗？我们快走吧！”陈兴朋管不住他老婆的那张利嘴，只能尽快拖她离开。

“你怕什么？这种事早点说清楚比较好——你别拉那么大力，我这件衣服可是刚从法国空运来台的，你要是给我扯坏了，我绝不饶……”他们都已经走远了，还听见金佩萱喋喋不休地埋怨着。

陈玉欣早已习惯了她大嫂刻薄的说话方式，平常她总是选择忽视她的话，但现在她脑海中不断地回荡着金佩萱的话

要让妈高兴还不简单，只要你早点嫁出去不就得了……
如果我是妈的话，我也会担心她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

大嫂说的没错，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的婚姻大事，要是她能在母亲过世前找到理想的归宿……但是她连个男性的朋友都没有，怎么在短期内结婚呢？难道王大富是她唯一的选择？

步出医院大门，在冷冽的寒风中，陈玉欣微颤地拉紧大衣抵抗突袭而来的寒气。她望着路旁的行道树，在这隆冬时节，树梢上连一片树叶都没有，但它们仍然挺立着，等待春回大地时带来的新生。

她昂头深深吸了口冷凝的空气，她不能这样轻易就放弃，只要她坚持下去，春天一定会来的！

一向乐观的她一扫刚才的颓丧，心中再次充满了勇气与希望，只要她有信心，她也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完成婚姻大事，让她母亲能安心地离开人世。

1

“少爷，你的咖啡、土司。”在齐家工作二十年的王嫂，端着咖啡和透着焦味的土司过来。

“喔，你放着。”齐铭一个人坐在长长的餐桌前，埋首在报纸中，头也不抬地随便应了一声，伸手拿起一片焦黑的土司咬了一口，若有似无地皱了下眉才开始咀嚼。

“少爷……”王嫂犹豫着要不要开口。

“什么事？”齐铭放下报纸面无表情地问。

“是老爷，他……”王嫂欲言又止。

“我爷爷怎么了？”他冷冷地问。

“刚才我给老爷送饭上去，他说没胃口不想吃，这几天都是这样，老爷的身体可能不太舒服。”

“我会上去看看。”他一脸漠然，令人看不出是担心，还是不在乎。

王嫂松了口气连忙退下，她在齐家工作这么多年，早已习惯齐家人冷淡的态度，没有人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喜怒哀乐。

记得她刚到齐家时少爷才十一岁，正应该是调皮、好动

的年纪，可是他却是少年老成，从来没看过他大吵大闹，或是大声笑过。下了课回来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做功课，吃完晚饭后又回到书房去跟老爷一起工作，完全没有青少年毛躁好玩的个性。或许是因为齐家上上下下就他跟老爷两个人，而老爷个性又非常严肃，对待他就像大人一般，所以造成他早熟的性格吧！

王嫂这辈子还没看过像她家少爷这样的年轻人，平常不苟言笑，难得看他与朋友来往，不论做什么都是独自一人。大学毕业以后，就被老爷安排进入齐家的公司，接受接班人的训练。自从两年前老爷因为糖尿病不能太劳累，而正式把公司交给少爷以后，少爷就变得更加严肃了，眼里只有工作。但为了公司的事跟老爷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变得更紧绷了。

王嫂很满意在齐家的工作，只是她始终想不通，为何齐家祖孙之间的关系如此生疏？



满头灰发的齐天洪坐在摇椅上望着窗外，他听到背后传来的脚步声，猛吸了口烟斗说：“王嫂真多嘴。”

“你抽烟太多了！”齐铭双手插在口袋里，倚着门说。

齐天洪特意地拿起烟斗，又抽了一口才回答说：“你是专程上来管我抽烟的吗？”

“你没吃早饭？”齐铭指着桌子说。

“那些东西根本不是人吃的，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要我辞掉王嫂？”齐铭挑起一边浓眉。

齐天洪脾气暴躁地吼道：“你知道我指的不是王嫂的做饭技巧。”又补充道：“王嫂做的饭虽然有点难以下咽，但起

码还是人吃的；那个算什么？”他指指桌上摆的食物。

“医生吩咐的。”齐铭简单地说。

“我过的桥比那个蒙古医生走的路还多，他凭什么管我的饮食？”齐天洪扯着嗓门低吼。

“文升是好医生。”他仍是平淡的语调。

“我不需要医生，我活了七十几年了，还要他来告诉我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咳！咳咳……”齐天洪过于激动，咳了起来。

齐铭克制自己上前的冲动，他知道齐天洪不希望被当成弱者。

过了半晌，齐天洪止了咳，齐铭往前走了几步问道：“你没事吧？”

“我没事。”齐天洪挥挥手表示不耐，接着硬着声说：“你要有闲工夫听王嫂乱说，还不如多放点心思在公司！公司可是我辛苦了大半辈子，才打下今天的基础的。”

“你把公司交给我，就应该信任我。”齐铭平静地说。

“当初你爸爸也是这样说的，结果呢？为了那个女人，连公司都……”

“我不是他！”他倏地打断齐天洪的话，但仍保持平静的语气。

“哼！”齐天洪轻哼一声，表明了不信任。

齐铭痛恨自己得背负他父母所犯的罪过！

齐铭的父亲齐怀远在应酬时认识了他的母亲王菲菲——酒店里的红牌小姐，不知怎么地竟疯狂地爱上了她。王菲菲看上了齐怀远背后财势雄厚的齐氏公司，就使出浑身解数迷得齐怀远不顾父亲齐天洪的反对娶了她。

齐天洪一怒之下断绝了对齐怀远的经济支援，但王菲菲

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看准了齐怀远是齐氏唯一的继承人，只要她有耐心，齐氏就会落在她手里，所以她仍守着齐怀远，两人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过了两年，齐铭出生了，她的积蓄也用得差不多了，就让齐怀远抱着齐铭去见齐天洪，想利用老人家抱孙心切的心理要一笔钱。没料到齐天洪铁了心，他告诉齐怀远，除非他离开王菲菲，要不然他不会承认齐怀远这个儿子，当然也不可能承认齐铭是他的孙子。

王菲菲仍不放弃希望，跟齐怀远过着拮据的生活。五年之后，她再也受不了这样困苦的生活，抛下齐怀远父子回到酒店上班。齐怀远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拼命想挽回她的心，王菲菲明白地告诉他，她要的是钱，她爱的也是钱。

齐怀远无计可想，最后竟潜入齐氏公司想偷窃公司的支票，不料被警卫发现，在躲避追捕时不幸坠楼身亡。齐怀远的死让齐天洪更加怨恨王菲菲，连带地也不肯接受齐铭。王菲菲觉得齐铭是个累赘，就把他寄放在自己的哥哥家，偶尔寄点钱过去交差了事。

后来，王菲菲因喝酒过量死了，她的哥哥不愿继续照顾齐铭，就通知齐天洪，跟他要了一笔钱，把齐铭还给了齐家。齐天洪已从丧子之痛恢复过来，他把全副精力放在齐铭身上，严格地教导他，同时不断提醒他，他父亲所犯下的错误，不愿他重蹈覆辙再受女人的骗。

齐铭不愿再回想童年的种种，深吸口气，淡然地说：“你没事，我去公司了。”转身下楼。

“等一下！”齐天洪的话留住了他。“那件事怎么样？”

齐铭虽然不愿意他爷爷提起那件事，但他并没有假装听不懂，那不是他的风格，齐铭简洁地说：“我不希望你插手。”